

出一張牌。使曹鋗和了清一色。曹欣然致謝。張即因此再詢如何安請張勤。曾鋗曰：「看在這一張牌的面上。就讓仙當林壁舞吧。」其後。新聞發表張勤為林壁舞。張以非正式大官。辭而不受。張作霖亦因此而憾。曹鋗一傳聞張作霖對張勤厚。因曾受張勤餽贈之故。王占元時亦以小巨頭身份週旋於曹張之間。但王不善打牌。故未預局。因亦無牌桌上的交情。王占元曾保薦袁世凱長子袁克定為駐德公使。曹不允。時人稱王占元因不擅打牌。故面子不夠。

內閣總理兼職拉馬

張作霖入關。小駐天津時。曾善津門一妓。名方筱翠者。係新雲鵠為之介紹者也。張據北京後。頭念方筱翠。新雲鵠即派專人赴天津。取方筱翠以歸。

送張作霖為妾侍。張甚得新之周全。斬雲鵠內閣。亦賴此而獲安定。——時曹鋗介弟曹鉞。任直魯省長。為反新最力者。

二人甚至動武。卒不能撼動新雲鵠。

原因甚多。而斬雲鵠。亦為原因之一。

○張與新。本為兒女親家。

曹張兩人。表面上稱兄道弟。相處甚得。骨子裏則並不如此親密。而北洋政府雖由曹之直系所控制。但對奉系之張作霖。則盡力聯絡。如双方軍費之索取。曹僅得公餉五十萬元。張則得軍費共三百萬元。此外。有若干小問題。亦成二人交惡之導火線。如斬雲鵠母壽。張作霖點戲。有「打鼓罵曹」一齣。曹銀寫之婦色也。

極端危險的鑽石王國

世界上有許多危險的地帶。巴西的亞馬遜河是第一級的危險地帶。如果那個地方不是鑽石的產地。恐怕無人過問。靠近那條河末梢的許多條細河。就已經有鑽石了。因為那些鑽石藏在碎石和砂的中間。很難找尋。就算找到它。不過是最細的那種鑽石。它的底色有點黃。並不值錢。要是想找尋比較值錢的鑽石。除了冒險走進那條河的核心。並無他法。這樣做非常的危險。原因是河水流到核心的地區。就是蠻族鬥士的王國。白種人帶了响導到達那個地區時。就算帶了最貴的禮物——鬧鐘和唱片機。也不一定能夠很順利的通過。為什麼呢？原因是活在那裏的蠻族有幾十種。言語不同。生活方式不同。沒有一個响導跟所有的酋長有交情。除此之外。那些探險家或獵人。還要跟鱷魚或蚊作戰。

沙鳴

王占元時亦以小巨頭身份週旋於曹張之間。但王不善打牌。故未預局。因亦無牌桌上的交情。王占元曾保薦袁世

凱長子袁克定為駐德公使。曹不允。時人稱王占元因不擅打牌。故面子不夠。

內閣總理兼職拉馬

張作霖入關。小駐天津時。曾善津門一妓。名方筱翠者。係新雲鵠為之介紹者也。張據北京後。頭念方筱翠。新雲鵠即派專人赴天津。取方筱翠以歸。

送張作霖為妾侍。張甚得新之周全。斬雲鵠內閣。亦賴此而獲安定。——時曹鋗介弟曹鉞。任直魯省長。為反新最力者。

二人甚至動武。卒不能撼動新雲鵠。

原因甚多。而斬雲鵠。亦為原因之一。

○張與新。本為兒女親家。

曹張兩人。表面上稱兄道弟。相處甚得。骨子裏則並不如此親密。而北洋政府雖由曹之直系所控制。但對奉系之張作霖。則盡力聯絡。如双方軍費之索取。曹僅得公餉五十萬元。張則得軍費共三百萬元。此外。有若干小問題。亦成二人交惡之導火線。如斬雲鵠母壽。張作霖點戲。有「打鼓罵曹」一齣。曹銀寫之婦色也。

王占元時亦以小巨頭身份週旋於曹張之間。但王不善打牌。故未預局。因亦無牌桌上的交情。王占元曾保薦袁世

凱長子袁克定為駐德公使。曹不允。時人稱王占元因不擅打牌。故面子不夠。

內閣總理兼職拉馬

張作霖入關。小駐天津時。曾善津門一妓。名方筱翠者。係新雲鵠為之介紹者也。張據北京後。頭念方筱翠。新雲鵠即派專人赴天津。取方筱翠以歸。

送張作霖為妾侍。張甚得新之周全。斬雲鵠內閣。亦賴此而獲安定。——時曹鋗介弟曹鉞。任直魯省長。為反新最力者。

二人甚至動武。卒不能撼動新雲鵠。

原因甚多。而斬雲鵠。亦為原因之一。

○張與新。本為兒女親家。

曹張兩人。表面上稱兄道弟。相處甚得。骨子裏則並不如此親密。而北洋政府雖由曹之直系所控制。但對奉系之張作霖。則盡力聯絡。如双方軍費之索取。曹僅得公餉五十萬元。張則得軍費共三百萬元。此外。有若干小問題。亦成二人交惡之導火線。如斬雲鵠母壽。張作霖點戲。有「打鼓罵曹」一齣。曹銀寫之婦色也。

王占元時亦以小巨頭身份週旋於曹張之間。但王不善打牌。故未預局。因亦無牌桌上的交情。王占元曾保薦袁世

凱長子袁克定為駐德公使。曹不允。時人稱王占元因不擅打牌。故面子不夠。

內閣總理兼職拉馬

張作霖入關。小駐天津時。曾善津門一妓。名方筱翠者。係新雲鵠為之介紹者也。張據北京後。頭念方筱翠。新雲鵠即派專人赴天津。取方筱翠以歸。

送張作霖為妾侍。張甚得新之周全。斬雲鵠內閣。亦賴此而獲安定。——時曹鋗介弟曹鉞。任直魯省長。為反新最力者。

二人甚至動武。卒不能撼動新雲鵠。

原因甚多。而斬雲鵠。亦為原因之一。

○張與新。本為兒女親家。

曹張兩人。表面上稱兄道弟。相處甚得。骨子裏則並不如此親密。而北洋政府雖由曹之直系所控制。但對奉系之張作霖。則盡力聯絡。如双方軍費之索取。曹僅得公餉五十萬元。張則得軍費共三百萬元。此外。有若干小問題。亦成二人交惡之導火線。如斬雲鵠母壽。張作霖點戲。有「打鼓罵曹」一齣。曹銀寫之婦色也。

王占元時亦以小巨頭身份週旋於曹張之間。但王不善打牌。故未預局。因亦無牌桌上的交情。王占元曾保薦袁世

凱長子袁克定為駐德公使。曹不允。時人稱王占元因不擅打牌。故面子不夠。

內閣總理兼職拉馬

張作霖入關。小駐天津時。曾善津門一妓。名方筱翠者。係新雲鵠為之介紹者也。張據北京後。頭念方筱翠。新雲鵠即派專人赴天津。取方筱翠以歸。

送張作霖為妾侍。張甚得新之周全。斬雲鵠內閣。亦賴此而獲安定。——時曹鋗介弟曹鉞。任直魯省長。為反新最力者。

二人甚至動武。卒不能撼動新雲鵠。

原因甚多。而斬雲鵠。亦為原因之一。

○張與新。本為兒女親家。

曹張兩人。表面上稱兄道弟。相處甚得。骨子裏則並不如此親密。而北洋政府雖由曹之直系所控制。但對奉系之張作霖。則盡力聯絡。如双方軍費之索取。曹僅得公餉五十萬元。張則得軍費共三百萬元。此外。有若干小問題。亦成二人交惡之導火線。如斬雲鵠母壽。張作霖點戲。有「打鼓罵曹」一齣。曹銀寫之婦色也。

王占元時亦以小巨頭身份週旋於曹張之間。但王不善打牌。故未預局。因亦無牌桌上的交情。王占元曾保薦袁世

凱長子袁克定為駐德公使。曹不允。時人稱王占元因不擅打牌。故面子不夠。

內閣總理兼職拉馬

張作霖入關。小駐天津時。曾善津門一妓。名方筱翠者。係新雲鵠為之介紹者也。張據北京後。頭念方筱翠。新雲鵠即派專人赴天津。取方筱翠以歸。

送張作霖為妾侍。張甚得新之周全。斬雲鵠內閣。亦賴此而獲安定。——時曹鋗介弟曹鉞。任直魯省長。為反新最力者。

二人甚至動武。卒不能撼動新雲鵠。

原因甚多。而斬雲鵠。亦為原因之一。

○張與新。本為兒女親家。

曹張兩人。表面上稱兄道弟。相處甚得。骨子裏則並不如此親密。而北洋政府雖由曹之直系所控制。但對奉系之張作霖。則盡力聯絡。如双方軍費之索取。曹僅得公餉五十萬元。張則得軍費共三百萬元。此外。有若干小問題。亦成二人交惡之導火線。如斬雲鵠母壽。張作霖點戲。有「打鼓罵曹」一齣。曹銀寫之婦色也。

王占元時亦以小巨頭身份週旋於曹張之間。但王不善打牌。故未預局。因亦無牌桌上的交情。王占元曾保薦袁世

凱長子袁克定為駐德公使。曹不允。時人稱王占元因不擅打牌。故面子不夠。

內閣總理兼職拉馬

張作霖入關。小駐天津時。曾善津門一妓。名方筱翠者。係新雲鵠為之介紹者也。張據北京後。頭念方筱翠。新雲鵠即派專人赴天津。取方筱翠以歸。

送張作霖為妾侍。張甚得新之周全。斬雲鵠內閣。亦賴此而獲安定。——時曹鋗介弟曹鉞。任直魯省長。為反新最力者。

二人甚至動武。卒不能撼動新雲鵠。

原因甚多。而斬雲鵠。亦為原因之一。

○張與新。本為兒女親家。

曹張兩人。表面上稱兄道弟。相處甚得。骨子裏則並不如此親密。而北洋政府雖由曹之直系所控制。但對奉系之張作霖。則盡力聯絡。如双方軍費之索取。曹僅得公餉五十萬元。張則得軍費共三百萬元。此外。有若干小問題。亦成二人交惡之導火線。如斬雲鵠母壽。張作霖點戲。有「打鼓罵曹」一齣。曹銀寫之婦色也。

王占元時亦以小巨頭身份週旋於曹張之間。但王不善打牌。故未預局。因亦無牌桌上的交情。王占元曾保薦袁世

凱長子袁克定為駐德公使。曹不允。時人稱王占元因不擅打牌。故面子不夠。

內閣總理兼職拉馬

張作霖入關。小駐天津時。曾善津門一妓。名方筱翠者。係新雲鵠為之介紹者也。張據北京後。頭念方筱翠。新雲鵠即派專人赴天津。取方筱翠以歸。

送張作霖為妾侍。張甚得新之周全。斬雲鵠內閣。亦賴此而獲安定。——時曹鋗介弟曹鉞。任直魯省長。為反新最力者。

二人甚至動武。卒不能撼動新雲鵠。

原因甚多。而斬雲鵠。亦為原因之一。

○張與新。本為兒女親家。

曹張兩人。表面上稱兄道弟。相處甚得。骨子裏則並不如此親密。而北洋政府雖由曹之直系所控制。但對奉系之張作霖。則盡力聯絡。如双方軍費之索取。曹僅得公餉五十萬元。張則得軍費共三百萬元。此外。有若干小問題。亦成二人交惡之導火線。如斬雲鵠母壽。張作霖點戲。有「打鼓罵曹」一齣。曹銀寫之婦色也。

王占元時亦以小巨頭身份週旋於曹張之間。但王不善打牌。故未預局。因亦無牌桌上的交情。王占元曾保薦袁世

凱長子袁克定為駐德公使。曹不允。時人稱王占元因不擅打牌。故面子不夠。

內閣總理兼職拉馬

張作霖入關。小駐天津時。曾善津門一妓。名方筱翠者。係新雲鵠為之介紹者也。張據北京後。頭念方筱翠。新雲鵠即派專人赴天津。取方筱翠以歸。

送張作霖為妾侍。張甚得新之周全。斬雲鵠內閣。亦賴此而獲安定。——時曹鋗介弟曹鉞。任直魯省長。為反新最力者。

二人甚至動武。卒不能撼動新雲鵠。

原因甚多。而斬雲鵠。亦為原因之一。

○張與新。本為兒女親家。

曹張兩人。表面上稱兄道弟。相處甚得。骨子裏則並不如此親密。而北洋政府雖由曹之直系所控制。但對奉系之張作霖。則盡力聯絡。如双方軍費之索取。曹僅得公餉五十萬元。張則得軍費共三百萬元。此外。有若干小問題。亦成二人交惡之導火線。如斬雲鵠母壽。張作霖點戲。有「打鼓罵曹」一齣。曹銀寫之婦色也。

王占元時亦以小巨頭身份週旋於曹張之間。但王不善打牌。故未預局。因亦無牌桌上的交情。王占元曾保薦袁世

凱長子袁克定為駐德公使。曹不允。時人稱王占元因不擅打牌。故面子不夠。

內閣總理兼職拉馬

張作霖入關。小駐天津時。曾善津門一妓。名方筱翠者。係新雲鵠為之介紹者也。張據北京後。頭念方筱翠。新雲鵠即派專人赴天津。取方筱翠以歸。

送張作霖為妾侍。張甚得新之周全。斬雲鵠內閣。亦賴此而獲安定。——時曹鋗介弟曹鉞。任直魯省長。為反新最力者。

二人甚至動武。卒不能撼動新雲鵠。

原因甚多。而斬雲鵠。亦為原因之一。

○張與新。本為兒女親家。

曹張兩人。表面上稱兄道弟。相處甚得。骨子裏則並不如此親密。而北洋政府雖由曹之直系所控制。但對奉系之張作霖。則盡力聯絡。如双方軍費之索取。曹僅得公餉五十萬元。張則得軍費共三百萬元。此外。有若干小問題。亦成二人交惡之導火線。如斬雲鵠母壽。張作霖點戲。有「打鼓罵曹」一齣。曹銀寫之婦色也。

王占元時亦以小巨頭身份週旋於曹張之間。但王不善打牌。故未預局。因亦無牌桌上的交情。王占元曾保薦袁世

凱長子袁克定為駐德公使。曹不允。時人稱王占元因不擅打牌。故面子不夠。</